

集部

相山集卷二十一

宋 王之道 撰

劄子

乞責度牒糴軍糧劄子

竊聞之趙充國之制先零嘗謂耿壽昌曰糴三百萬斛穀於塞下則羌人不敢動壽昌所糴止得四十萬斛義渠再使且費其半致羌人敢為逆由是以觀為國家者豈容外有強敵而不為足食足兵之長慮乎朝廷自

軍興以至於今三十有五年矣諸司所統無慮數十萬兵亦不可謂不足矣而終未聞有嵗月之儲則食之不足槩可知也嘗試以今兵食計之大率不過三百萬斛畧論中平之直為錢不過五百萬緡異時國家常慮暗失丁壯禁賣僧道度牒矣而游惰之徒利於不耕而食不蠶而衣雖不披剃披帶例以桼頭道者為名所至雲集往往三兩倍見存僧道之數其與暗失丁壯均也今欲乞權造綾紙度牒五千道每道立價錢一千貫俾自

令以往度為僧道者依職員例須免私罪杖公罪徒逐歳等第分降諸路轉運使出賣書填不惟可使此徒知度牒之艱得悉自顧惜互相勉勵遵釋老之遺訓報君父之大德且復歳得數百萬緡若行封樁不得别有支動於秋成日於米賤州軍趁時每斗量增數錢收糴除水脚縻費外可得三百萬斛仍於瀕江州軍儲積緩急以備軍須亦今日足食之策也

乞将犯盗罪不至死人配隸諸軍重役劄子

契勘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惟玆三章非特漢高入關所約之法當然自唐虞三代以來未有能易此而致治者也恭惟主上明慎刑憲詔令之下罔不以施生戮死為念但推而行之往往未盡得人州縣之吏上而守令下而巡尉間有坐視盜賊肆為良民之害而不復問者設或有能督責土兵弓手保甲擒獲一二至於解赴所屬則當行人吏又以為奇貨重有乞取然後受之既付囹圄而未獲徒黨而行賕於鞫勘官司互相表裏借

詞出罪無所不至由是自死降而入流流降而入徒者十常八九其尤甚者既謂之流曾不出境三二百里又以其徒伺候資送曲意奉承管押之人既賂以金復醉以酒弛而縱之逸者多矣此曹既返巢穴稔惡不悛其勢與向來捉事人誓不俱生而為害有不勝言者矣今欲乞將犯盜罪不至死之人配隸諸軍蓋此曹類多驍勇趫捷豈惟緩急可以備驅役其防閑之密約束之嚴庶幾有悛心而椎埋剽刦之流亦少畏懼用不犯於有

司而百姓蒙實惠上廣明主好生之德顧不偉哉

預置大軍馬草劄子

契勘大軍見戍淮上將來合用馬草理宜預行計置之道竊覩紹興六年秋劉少保宣撫淮西日其他措置乖謬固不可毛舉縷數而最為擾民者馬草一事宣撫司行下安撫司安撫司行下諸州州行下縣縣行下保正長文移聯函繼踵催督起發而不言其受納去處州縣既已責辦保正長更不肯為申明保正長迫於程限且

畏軍法正當穫稻熟麥之際盡起保内丁壯人負草四束自朝至暮徬徨道塗東西南北莫知所向如是者幾一月後來寇退既就廬州置場受納而其受納官吏務在請賕競為阻節斯民既苦一月無處交納幸有其交納處不復計較所費由是每草一束會計水運亦不下四百金其負擔者往往至七倍深可憐憫乞欲朝廷明降指揮自今民間所科馬草除情願般赴軍前交納人户外餘聽束納錢二百文省當夏秋間暇時官為召募

老弱不堪出戰之兵於淞淮及安豐塘并廬壽界有塘濼去處採斫堆𣏌准備緩急應副大軍支遣庶得不奪民時不煩民力而軍儲預辦緩急不致悞事豈曰小補哉

選將戍合肥劄子

契勘合肥西北距淮二百四十里東南距江亦二百四十里在今最為控扼敵人要害之地然而城大兵弱不能獨守今年春偽齊來寇偶朝廷所遣岳節使兵至敵

與寇會賊駭不意遂却不然合肥之民與河梁等無噍類矣兹亦幸而成功非孫武所謂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其勝固前定也何謂以近待遠兵法曰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倍日并行此孫臏所以敗龎涓也何謂以佚待勞兵法曰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敵者勞投石超距此王翦所以殺項燕也何謂以飽待饑兵法曰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乾木煮紙此張廵所以陷

睢陽也今以淮西安撫而戍兵江東一旦境上有變往五百里來五百里而中有大江之阻其勢非旬日不能赴援而城已破賊已遁矣竊觀去冬逮今宣撫司遣兵過江槩不下二十次少者五六百人多者三四千人初無聞於折衝厭難而一往一來徒困我師徒㪉我民徒壞我州縣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比聞宣撫劉太傅至合肥之明日有詔趣歸而器甲糧餉之舟將次合肥而返被溺者十之三四焦湖南北數百里凋瘵之民當此畊

驀驅之於風濤萬死一生之地俾令救其所失而償其所捐深可矜憫伏望僕射相公以伊傅為心恥一夫之不被如宣武劉太傅國之重臣不可輕動即乞於諸將中選其武勇有謀者俾統兵屯戍合肥使得古人所以待遠待勞待饑之道然後責以成功庶幾乎其可也

乞罷無額上供錢減年賞劄子

臣聞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惟以百姓心為心故無常好也百姓之所好吾則與之聚之無常惡也百姓

之所惡吾則與之去之恭惟陛下自即位以來因民心之好惡而興利除害用能紹開中興而措天下於太平比罷免行錢百有餘萬貫及放丁鹽錢而以内庫錢充之數不可縣舉兹非以百姓心為心詎能至於此哉然尚有可議者如經總制司無額上供錢增及五千貫者守倅減二年磨勘一事為害不細訪聞近來所在州郡前此無上項錢去處守倅利得減年之賞往往非理刻奪縣道及場務常賦等錢以充無額上供侥冐賞典其

初只縁守倅一時幸賞至使無額立為定額歳歳百色
誅求侵削無所不至而公私受弊有不可勝言者矣盖
縣道應干所入錢悉出之民間場務應干所入錢悉出
之酒税况兹年豐如淮東西湖南北米賤而不售民間
難於得錢所至場務酒税額往往例皆虧損今守倅以
利一時之賞而奪其縣道場務常賦等錢增作無額上
供正使逐郡不問大小例增及五千貫通天下計其數
亦未必及今來所罷免行錢之多而况所增曾不及萬

分之一耶伏望聖慈憐其所取之微而流弊至甚特罷守倅逐歲無額上供减年之賞仍將二十三年以後創立無額上供並行免放不為永額以寛民力實天下幸甚

論諸將不為捍禦計劄子

契勘自張韓罷兵以來殿帥之楊存中鎮江之劉實建康之王權鄂州之田師中皆擁重兵享髙爵厚禄極其富貴安榮於今二十餘年矣近楊存中以丐祠封王劉

實以跋扈被斥所存者惟王權田師中二人當此多事之時朝廷曾不責以捍禦之事而二人亦晏然坐視初不聞其有所措置為彼之計則善矣而吾之所以平日養兵謀帥之意至此亦何所賴也雖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而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所以然者朝廷必有深謀至計所謂先為不可勝緩急可使折衝却敵而非天下所能窺其萬一者不然顧於間暇時密諭諸將使為之

備若髙崇文之屯長武城訓練士卒常若冦至卯時受命辰時引道器械糗糧一無所闕而破敵人於談笑顧不善乎然而萬一有警使所謂探報者正如飛鳥之疾諸將盡如髙崇文之受命不踰晷刻出師禦敵然往五百里來五百里且有大江之阻風濤之患尚恐敵人先據要害欲進不能欲退不可機會一失噬臍無及其念之哉

乞重命令無使朝行夕改劄子

竊聞古者以命令譬汗其言曰渙汗其大號以明如汗一出而不可復反也是以成王之訓有官君子則曰謹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而劉向之上封事於漢元則曰令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如此而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然則命令之數變易非治世之所欲聞也國家崇觀以來其弊在此今主上若稽古昔紹開中興要當盡革前日之弊而朝行夕改尚或因仍舊習亦豈其所宜哉且以近時減官併縣二事言之減官所以

省費併縣所以省事在今實當務之急也而減官未幾旋又增置如減司户一員而增兵馬都監與指揮十數員是也併縣未幾旋又復置如舒州之併宿松無為之併巢縣曾不一年再復是也若以為官不可減縣不可併不當以一人之言一巳之意而遽行之若以為官在所減縣在所併不當以一人之言一巳之意而遽改也一減而十增適所以重費昨併而今復適所以多事不識漢光武之減吏十九併縣四百其在當時亦聞增復

者有幾耶乞自今以往朝廷發號施令當深思聖人渙汗之言上以成王為法下以漢元為戒近則謀之卿士遠則稽之衆庶可則因否則革無以古今而妄生是非無以彼我而妄為憎愛使生靈蒙實惠國家銷實禍而天下後世仰望其治績而不可跂及實中外幸甚

乞兵戍巢劉子

契勘今來金人入寇江北之地悉為賊區尚賴將帥協心士卒用命天戈所指諸路一清可為朝廷大幸然壽

春距合肥才二百里有竒今壽春既已陷賊而合肥又為賊所平塡不可復守若不明設斥堠申嚴備禦使賊乘我之間長驅南來則自淮以南數百里蕩然無有亭障不復留礙豈不大可慮為今日計必欲屏蔽江表莫若屯萬人於南巢以據要害可則進否則退使賊不合摶食東南實天下幸甚

乞賞營田官吏之不擾者而罰其擾者劄子

伏見近年州縣營田之始諸事草創佃客既不可遽招

則多勸誘而取之民田器既不可立辦則多和買而取之民或借其力以耕或配其種以種兹固所不免者今舉行既久自宜人人體朝廷之徳意遵畫一之成法務令有補於國無擾於民猶老農之治田歲入常多於人而比隣族黨初無毫髮之犯庚幾播殖日廣蓄積日富邦計以美軍食以豐而坐制敵人之命於股掌之上且親民莫如令尉而營田之職又當朝夕廵行阡陌撿察種蒔於民尤獲相親其擾不擾與有勞無勞不於令尉

是責而誰責之欲乞因今年之再稔時行考課問去年之買牛糴種與夫佃客之貸借官吏之請給其費幾何所收子利幾何較其所收比其所費果有數倍之獲則其有勞宜在所賞也而一或擾民斯無足取要當訪其擾與不擾而後加賞焉較其所收比其所費若纔足以相償則其無勞宜在所罰也而苟能不擾猶或可恕要當訪其擾與不擾而後加罰焉誠能以一路計擇其有勞而最不擾者一人旌賞之雖超遷數官而不以為僭

擇其無勞而最擾者一人黜罰之雖廢錮終身而不為濫則人知勸沮矣人知勸沮則吏稱其職矣吏稱其職而民不安業者未之有也昔漢宣以信賞必罰總覈名實而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號稱中興願復見於今日

戌兵營田安豐芍陂劄子

契勘無為軍近承安撫劉大傅劄子差官前來撿括逃户曠土謀為營田夫營田非適今也趙充國之制先零營屯金城羊叔子之制孫皓營屯荆襄皆在邊徼未嘗

與農雜處而無為自兵火以來比江北諸郡粗有農作若又籍其逃亡與其閒曠而分屯以耕豈惟兵雜於農農擾於兵居者不得安而去之徙者不敢歸而避之有失勞來還定安集之意亦恐無為距淮往復千里緩急不能相救有失且耕且戰之意竊嘗求古人之用心蓋為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嘗先為不可勝以待可勝而所謂不可勝者莫如營田塞下以俟其間而往取之此漢之所以破先零晉之所以擒孫皓蓋兩軍相敵尺寸地

必爭今既為營田以制敵人奈何委五百里乃不於壽春而於無為也昔張仁愿代沙吒忠義為朔方總管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絶敵南寇路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敵腹中終為所有而仁愿卒奏築之斥地三百里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其建三城也初不置壅門曲敵戰格或曰邊城無守備可乎仁愿曰兵貴攻取賤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拒敢回望城者斬何事守備退恧其心哉誠欲營田而於淮上其

去敵人尚遠復有長淮為之限制此張仁愿築城敵腹中似未足深慮也今去壽春而就無為諸將之意亦可見矣之道竊嘗為宣撫大傅計膏腴可以足食而無水旱之憂險阻可以戍兵而無掩襲之患進不失攻退不失守者惟壽春之安豐為勝蓋安豐之田受芍陂之利者不下數百萬頃而其陂之長闊各六十里東西如和州之麻湖而南北與深過之異時雖嘗建置水寨兵餘所存黎民亦無幾矣其或未能營田淮上玆庶幾其可

也伏惟僕射都督相公忠誠憂國而加意焉

尉安淮南使自捍禦劄子

契勘江北自王彥充攻陷壽春以來人心動揺日夕延頸跂踵仰望王師之來不翅大旱之雨迨今累月杳無所聞乃於八月初四日承七月二十三日括舡禁渡聖旨指揮截自十月一日已後大江更不得通行官私舟船候過防秋依舊且盡括江北舟船不能禁金人之必渡而逆料金人遽絕江北之民且曰過防秋而依舊是

猶人父兄急難不能保其子弟逐而去之且戒之曰他日安平汝當歸四方聞之其誰不解體茲正與前日之棄河北淮北無以異也今既不能遣兵戍淮以安其心伏望宣撫端明重以屬郡矜憐數千里之民無所依歸備以之道之言申奏朝廷乞特發德音下明詔慰安淮南使人自保守如有能扞敵一方不陷於敵候過防秋必行信賞要使中外感動至羸老癃疾扶杖往聽願少須臾無死以覲中興庶幾可以上回天聽下協人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相山集卷二十二至二十四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貢生臣苗序瀌

謄錄貢生臣郭　㦛

相山集卷二十二

宋 王之道 撰

劄子

乞將京西淮南逃絶田展免租課劄子

契勘京西淮南係官閑田朝廷比縁少人請佃已於紹興二十六年三月十六日専降指揮令轉運司行下所屬州縣多出文牓招誘不以有無拘礙之人並許踏逐指射請佃不限頃畝給先投狀人其租課依紹興七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指揮送納自承佃後沿邊州縣與放免十年次邊州縣與放免五年候承佃及三年與充已業許行典賣其為招誘之法非不勤且至備且善可以見聖君賢相之用心也伏見近年以來請佃者漸衆而其間諸道人吏從而作獘以逃租之重而絶租之輕也遂將係官閒田暗刦逃絶名色例行給佃或恣其乞取而輕重其租或俟其給佃既了續改作官員職田之類初年給佃次年即行起催並不依沿邊放免十年次邊

放免五年指揮至使朝廷之德意遂成罔民之虛文甚無謂也欲望詳酌將京西淮南應干已未請佃逃移户絕官田各隨所在州縣見行則例逃重絕輕紐撮租課沿邊放免十年次邊放免五年其逃田納租及三年令其自陳以田畝土色紐作稅役別給公據徑改撥為己業許行典賣其絕田不以年限亦屬常平不得更加租賦及行改撥務在必行如有違戾去處許佃户越訴將官吏重作行遣庶幾請佃之家不至疑懼安土樂業日

加墾闢用濟阜康之域不勝幸甚

乞止取佃客劄子

伏見淮南諸郡比經兵火所存凋瘵百無二三其間嘗為人佃客而徙鄉易主以就口食幸免溝壑者今既平定富家巨室不復問其如何投牒州縣爭相攘奪兵火之後契劵不明州縣既無所憑故一時金多位高者咸得肆其所欲而貧弱下戶莫適赴愬勉從驅使深可痛憫且人一日不再食則饑七日不食則死當建炎之末

紹興之初斯民艱食米斗萬錢無貧富貴賤刮木皮屑草子以充食方是時人人救死不贍有能分小絕甘而以糠覈活人於垂盡之際者自非黔婁伯夷孰不轉徙而顧為之役哉今距彼時七八年矣以一日不再食則饑七日不食則死論之向非徙鄉易主以就糠覈雖人百其身安得復至今日欲乞自今以往應嘗為人佃客而艱難之際不見收養至轉徙他處者雖有契券州縣不得受理當艱難相收逮平定輒無故逃竄者聽其主

經所屬自陳收捕所在州縣不得容隱著為甲令庶幾潛銷攘奪之風大變逋逃之俗而有恥且格駸駸乎比屋可封之世不勝幸甚

罷山林寨巡檢劄子

契勘江北居民頃當羣盜縱横計無所出一時創為寨栅保聚各家老幼後來稍定朝廷念郡縣久無官吏以彈壓撫綏相繼敦遣盡令過江既到任其間貪殘不法者往往指寨栅以為寶貨淵藪朝遣一人焉括其錢暮

遣一人焉搜其粟名為勸借而有不從令與不如數者輒中以軍法而寨栅始禍及於民矣兵火之餘斯民獲存者亦無幾矣正復緩急守寨栅以自保猶恐力有不贍而中間劉少保宣撫淮西日又盡籍屬郡寨栅之首領與其强壯聽候起發使喚而民始以寨栅為產禍之基矣朝廷比年以來灼見保聚之有利於百姓每遇防秋輒誡飭郡縣勸誘父老俾令措置寨栅又慮緩急人自為計不能合從以相救援復命郡縣推擇土豪中有

官人縣置山林寨廵檢一員郡置都廵檢一員統管下寨栅緩急相救所以加惠凋瘵可謂至矣而斯民終以前項二害懲沸吹虀傷弓驚木或聞邉遽賊警人人寧扶老攜幼冒犯霜露竄伏草莽莫有肯依寨栅為保聚計者然則廵檢之在今日葢徒設也又況所置廵檢雖號土豪皆畀時卒伍之暴横屠沽之桀黠者幸此平定不得騁其志肆其毒今乃借此廵檢之權誠恐一有不虞未必為國家用為鄉里謀而刼所轄之良民以復仇

報怨屠郡縣者皆此曹也伏惟都督僕射相公為國長慮而加意焉

論賞罰不當劄子

臣觀今日天下之大患不在乎邉冦與盜賊而在乎賞罰不當葢賞罰人主之大柄也人主高居深拱而能使四方萬里鼓舞震動忽然如神日以犇命赴功而天下若不足為者恃有此耳使其不當則賞非特不足以勸能而能者且怠矣罰非特不足以懲惡而為惡者益得

以自肆矣然則天下何由而治乎古人善用兵者莫如孫武其言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强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已自知勝負矣夫論兵家之勝負而始乎主孰有道終乎賞罰孰明其言有深意也伏望皇帝陛下慨然奮發以賞罰為中興之要務夙寤晨興思所以求其當賞自賤始必欲當其賢罰自貴始必欲當其罪何者為當賢賞一人而千萬人悦曉然咸知為善之利者斯當賢也何者為當罪罪一人

而千萬人畏曉然咸知為不善之害者斯當罪也賞當賢罰當罪而天下自治矣天下既治而外敵之不庭盜賊之不滅未之有也

乞移屯沿邊劄子

之道竊謂諸路都統制與帥守監司其職不同今日擁重兵護諸將可以為國家却敵制勝者都統而已至於總領出納諸路之錢糧轉運斡旋一道之飛輓提刑之經總錢物提舉之鹽井課利若朝廷用兵應副饋餫監

司之職蓋如此帥則今之安撫使是也守則今之州軍是也且以湖北一路計之安撫使帥荆南大軍之所戍也緩急責以捍禦則固其職分而其一路共十四州唯信陽一軍係沿邉去淮無四十里戸口單寡財用窮匱不及近裏州軍一草市雖有戍兵百餘人正復受本軍節制萬一有警亦不足以辦事而況其不受節制乎今欲隨宜應變疾速措置務要不失機會莫若計沿邉地界遠近緊慢責令諸都統移屯邉上控扼要害去處以

防敵人妄動仍責諸路監司計置合用軍需預於無事時於沿邉屯兵所在儲積以備支遣庶使同心恊力共濟大功傳曰投機之會間不容穟惟參政僕射相公為宗社生靈之故少賜留神天下幸甚

戒江北守臣與偽齊崇信義禁侵掠劄子

右契勘千里一守休戚所繫江北諸郡昨自敵馬南渡羣寇畢集淮上朝廷從權一時郡守例除武臣以補其闕然失於勇者則務生事以開邉釁失於貪者則務生

財以肆民害徒變錙銖之小利忘卭山之遠圖得地不可守而所守者反失之遂使疆埸不寧元元塗炭深可矜憫昔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羊祜戍荆州而吳人之降者不絶此三子者非有他長修德信保分界而已今國家與偽齊為隣而不知出此以堅愛戴之心愚未知其可也伏望都督僕射相公鑒前日之所以失取古人之所以得選擇異將有才德威望之重臣而更之俾到郡之日崇信義禁侵掠有俘其

子弟者還其家有刈其穀粟者償其直假以歲月使人人曉然咸知我專為德彼專為暴如是而舉北伐之師可使簞食壺漿復見於今日也

奏議

論收復當自陝西始奏議

臣伏聞金人改圖願修舊好遣使叩關將至闕下近陝西偽都統者亦揭牓令其將士毋得交戰以待講解察其上下之意和議甚切蓋和議不定則必有內憂不獨

懼我師之致討而已國家以生靈為念固應許其自新有如三事所宜審處一正名分二減幣聘三畫疆界竊料金人之議必出兩端一則欲仍用舊議更增歲賂而以河南故地盡歸本朝一則欲請復侵疆各守舊境而以契丹故事求為敵國二者皆未可遽許也女真本小部貢獻于我海上之盟以契丹之故約為兄弟契丹既滅便尋釁端以宣和為渝盟靖康為失信刼遷二帝淪陷中原聖主中興懷柔備至而狃於常勝必欲兼并凶

力既窮始通和好天子不較稱謂屈已從權者正以疆弱之勢有未敵耳其後東昏正隆屢盟屢變至敢傾國大舉直窺濟江其渝盟失信視我宣和靖康孰輕孰重我可以為辭矣今其立者素非人望以篡庸之故得自全於正隆之朝完顏一宗誅屠畧盡見在近屬惟有葛王僭道之謀起於羣下非有受命之符遇亂之畧也威福大柄必在權强內外乖爭覆亡可待故即位未幾已有兄弟之變近傳金主詔書兵部尚書可喜昭武大將軍烏倫延安府同知李老僧武義將軍千

户烏古剌統軍司令史斡里朶謀叛被誅觀其累世骨肉自相剪除此豈安固之基靈長之運哉則彊弱之勢與靖康以後事體不侔遠甚若欲通好必尋海上之盟復敵國之禮然後可許名分既正歳幣自輕凡此二事彼必不敢固執惟分畫之議恐費商榷耳大河以南彼知終非所有或當輕以與我而别有所邀然淮漢之北人稀土曠都無險扼汴都殘破徒有虚名雖或得之未易經理發兵戍守少則不足多則不堪措置一乖腹心罹患此金人反復已

試之策而我向來受欺覆車之明戒也豈可保哉厥今
天下之勢惟陝西為可復其地去敵最遠控帶關河內
有四川為之根本我已得其十餘州若推散關鳳翔之
衆則其餘風靡矣今日之議設以大河為界固中國之
福猶當深圖利害以拯後艱若以此外更有邀求豈容
墮其姦計彼或降尊損幣自同契丹而靳吝土疆不肯
分割則陝西之地決不可失宜以我所得陳蔡唐許潁
嵩洛并他路諸州兩相換易如尚不可則寧稍增幣期

於必從獨留南陽以通武關我若并梁雍荆揚之區保
江漢秦蜀之險平居無事積糧固圉敵雖猖獗亦無能
為若有釁可乘知不足圖也此事至重非片言所决必
一再往復而後可了惟少忍之而已陝西既得則置宣
撫使司於階成和鳳之間而分布將帥據和尚方山仙
人等原以臨制關中各用士人保其郡邑如熈秦京兆
要害之處量出蜀兵戍之使以其力自全而不為蜀累
邂逅有警則下車而出征萬一不虞則回戈而固守進

可逐利退無後憂撫綏數年形勢自壯不煩糧餽不耗金錢惟稍出蜀縑增印錢引以募糴于陜西便足以了辦經費天下之利莫大于此百世之業也昔楚靈王窮兵殘虐民不堪命取陳蔡不羮又將伐吳為乾谿之役楚人立子干以入郢王師潰于訾梁縊于申亥之家子干微弱亦不能自立卒為弃疾所圖弃疾既篡未獲所安及盡反陳蔡不羮之封其國始定五年而後能出師金人今日之勢正類於此仰惟朝廷必有成謨狂瞽之

言豈足覶縷顧大議未定不厭詢謀用敢竭其區區之愚惟陛下裁擇幸甚

狀

論瓦梁利害申都督孟參政狀

右之道所準前項指揮尋依應躬親前去真州滁州和州接界地名後湖沿河相度迤邐至瓦梁同真州六合縣丞諸葛缶呼集地分父老詢問得瓦梁河東至瓜步口出大江一百六十里北接後湖西南至再安二百七

十里其水係廬州慎縣滁州來安清流全椒和州烏江等處山水相合流入此河東注大江每遇春夏山水暴漲即沿河低田往往淹沒若築合尾梁口堰住水源壅入後河即南北淹民田及行路十餘里其東西係是上通再安下通尾梁河道並無利害內所淹地只是斷得自全椒南入綽門至和州路計九十五里其全椒西却有一路徑由六丈再安至和州計二百二十里比綽門路只多一百二十里不甚迂曲況尾梁堰成即堰上自

是一條大路不復似河道有水阻礙須用船筏方可濟渡若徑自滁州界白塔入真州界竹墪過瓦梁堰至宣化渡比之他路更為順便兼瓦梁下口又有六合渡薛家渡滁口山渡三處通宿泗滁濠等州入真揚州路别無阻節之道今相度上件瓦梁若從官員白劄子内所請築合堰口不惟困民力費民財浸民田有此三害其於控扼江左實不見其毫髮之利契勘金人前後兩次侵犯淮南第一次係由泗州入真州路第二次係由廬

州入和州路即不曾經由滁州後湖過江若論控扼建康令日天設之險上則莫若阻淮次則莫若阻江今言事者上既不能以阻淮為言次又不能以阻江為言而乃以為建康雖倚江以為固其控扼之勢實在江北欲積水後湖以為北海斷滁之全椒距和之烏江一路而期以控扼制北兵不得徑至江山豈不謬哉之道竊聞之周世宗時李氏苦周兵之南侵其臣何延錫為畫此策方肇雷塘石封瓦梁口未及告成而數州之民皆去

而歸周故是役罷今國家紹開中興遣兵戍淮乃所以為江南之屏蔽自茲以往要當日闢千里廓清中原以副四海望霓之心上件官員白劄子所陳實恐未為利便今以沿河父老所言及之道所見謹具狀申都督相公伏乞鈞旨更賜詳酌施行

論盧帥久任狀

契勘安撫使繫一道帥臣如淮東之揚州淮西之盧州所以控扼邉防為國屏翰平時猶不可輕以授人而況

於今日乎伏見淮西安撫使仇悆沈靜有謀剛方不屈當去年冬敵入寇諸將逗留莫肯赴援羣吏睥睨咸欲逃遁而悆乃能死守孤城至統制官張奇刼之以兵曽不少變卒使江北數千里之地賴以保全非選植其才能若是耶往者朝廷忽以李健替悆守江州淮西之人莫不危之繼聞報罷道路乃復翕然相慶夫健之才或過於悆未可知也而人以悆之去為危者才固見於已試也才之不可多得也尚矣選植其才而又不能固之

以久任假之以重權旌之以厚賞而兾其成功則敵何由而定兵何由而偃乎昔李牧之居代前後凡十餘歲而大破匈奴李勣之治并十六年而突厥不敢南惟僕射相公為朝廷計念之毋忽

相山集卷二十三

宋 王之道 撰

序

擬宏詞太初厯序

漢自高祖開基迄孝武元封七年盖百有二歲矣而循常習故至于稽古創立法制粉飾治功之事猶多闕焉於時厯法壊廢晦朔分至往往失度帝入公孫卿壺遂司馬遷之言慨然嘆曰厯者天地之大紀先王所以仰

觀天時俯授民事者也柰何漫不問因詔御史大夫兒寛與博士共議寛等乃言曰帝王之有天下必改正朔易服色不相沿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其議造漢歴以為萬世則初漢襲秦言歴者宗張蒼至是乃得鄧平及唐都洛下閎等二十餘人以律起歴而罷其尤疎濶者十七家始用夏正以正月為歳首改元太初且以名其歴焉惟律本於黄鍾之管其長九寸其圍九分得積八十一寸而歴所繇作是為八十一分以太初之元年十

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應無毫髮之差茲誠炎帝之分八節黃帝之紀三綱唐堯之命羲和虞舜之在璣衡之事也猗歟那歟生民之道其在茲乎

送因覺上人遊天童序

上人因覺與其弟思古從余遊十年更兵火艱難義等手足今年春不余告杖錫東去令人悵然若有亡也是行自湖之道場來過余相山入門笑啞啞不止徐謂余

曰聞君以三至之言致疑於上或者以為恐陷不測之禍故不辭遠道而來持一甌茗以勞苦雖然吾心以為不應有是入其境乃知君以好直為罪人所誣今見公面吾是以笑昔人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非君其誰哉君在建炎之末當金人長驅中原列郡不守而能與里人耡櫌棘矜力芘一方更十數劇賊殺人如刈草菅所當輒破終不能伺其間隙晚雖以援衆之難而陷賊營君皆談笑處之賊莫君辱君亦

不少降今又遭此横逆吾意君當𩑺頟不堪其憂而君固自若以此而處富貴吾知其不滛無疑也上人又將為天童之游挽而留之莫得予來年亦當求官四明見上人於林下然未敢必也故書此以為異時一笑云紹興三年冬十月

贈孫明遠序

建昌孫明遠妙於地理言吉凶禍福若相人然期以歲月若神令之管公明郭景純也予昔葬先君之明年夢

持杖履立塚前若指顧狀俾令修之覺而忘其處十五年間或培或濬雖屢修終不滿人意今年春復夢更葬予竊怪之後兩月而明遠至自廣昌因予同年曾子修獲有請於明遠蒙不鄙過予往視松楸而觀其形勢一覽而得其地於西南二十步外正與夢符使予若醉而醒且悲且喜勢止形昂前淵後岡真葬書所謂龍首之藏者以秋八月壬午更葬獲克襄事予老且拙百不逮人何敢徼福於先君然而明遠術數之精不可以默而

不書因其歸也作是文以送之紹興二十年冬十月

應資深康樂園四詠詩序

謝安石晉家第一等人方隐居高卧東山與支許輩事漁弋其誰敢以功名累之一旦從征西役卒能救危顛於將亡而副蒼生之望其誰不以功名歸之應丈承事即其第之東園斬茅伐石治臺觀以資觴詠之歡葺卉木以助江山之勝蕭然有謝東山之高風正恐鳴騶入谷鶴書赴隴而康樂之樂非公所能獨有而與蒼生共

之也四詠少見主人與客四時臨覽之萬一要當捧腹疾讀傳之藥籠醬瓿不爾識者以予為佞且鄙也

沈次韓詩序

次韓妙年秀穎讀書為古學不作舉子事業故能以詩名家而一時儒宗先生翕然稱之僕去年春始得邂逅於南巢當稠人廣衆中識其小異已而探其源索其流有如長河巨川渺不見其津涯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况今規模已若此敢易言其來邪次韓

名愈仲姑蘓人常從吳勛不伐韓駒子蒼游僉許其可嗣東坡一派云

擬宏詞黃帝律本序

夫樂先王所以致鬼神和邦國諧萬民安賓客説遠人作動物無所不用者也而其作也本乎六律六吕謂之十二律陽六為律律以統氣辯物一曰黃鍾二曰太簇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無射陰六為吕吕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鍾二曰南吕三曰應鍾四曰大吕

五曰夾鍾六曰中呂六律所以合陽聲也六呂所以合陰聲也陽為天陰為地天氣下降地氣上齊陰陽相摩天地相蕩而樂在其中焉然則律呂者陰陽之聲陰陽者天地之氣是樂為天地之和明矣宜其幽足以感鬼神明足以諧民人儆而至於百獸率舞六馬仰秣有不期然而然者且律始乎黄帝取竹於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地曰嶰谷竹生而竅厚乃命伶倫斷兩節而吹之以聽鳳鳴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故製筩一十有二起於黄鍾之管九寸轉而相

生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益一下生者去一而十二律備焉茲雲門大卷之所由作也自時厥後如堯之咸舜之韶禹之夏湯之濩武王之武未見其捨是而能有作者嗚呼律之妙一至於斯耶班固既已推明其功以為律本載之漢志故愚輒復撫其事實而系之以序

記

和州重開新河記

曲阜孔公純老倅濡須之後年以嘗連攝郡事無為及

龍舒二郡之民鼓舞政化歌頌恵愛故其治狀聞於當
路諸司交薦未及終更而歴陽闕守天子用周漢進律
增秩之典俾往治之無為吾鄉里也命下之日備見耄
倪歡踴萬口稱賛已而咨嗟太息曰何為奪我賢别駕
至挽留不能去公既至歴陽下車未幾已而其吏民安
於清静不擾且復服習二郡之先聲不煩告戒申令自
厎于治乃恤民隐乃訪民病苟可以為人除害興利者
無不為之新河東西横截郡城而過在郡治之南百步

外上徹麻湖下徹當利河瀕河南北皆民居自更兵火
迨今三十年失浚治瓦礫糞壤日填月壅幾與岸平舊
含山歷陽竹木薪芻稻麥菽粟凡可以為民食用者咸
自麻湖入新河直抵郡城新河既湮塞舟止歷湖門外
數百步人始知有般挈負擔之勞而歷湖南西北三面
羣山森羅衆水所瀦下流既阻新河之淤積潦無所泄
並湖之田歲稍多雨則成巨浸民甚苦之公既受憇暇
日按視河濬審度利害得其要領以紹興二十九年冬

十一月己亥乘農之隙用民力而浚之千里之民欣欣然而來當隆冬沍寒舉鍤成雲揮汗如雨曾不踰月土功告畢而河流湯湯導麻湖而東之害於焉除利由以興漁舠粲舸輻湊闤闠賈謡商謳鼎沸市井瀕河居民就滌濯資灌溉得爽塏之樂去底滯之苦其耕於麻湖之濱者自今以始歲其有而無復水溢之患豈曰小補之哉於是賓僚吏屬庠序之士畎畝之民填溢公門願紀實建碑垂示無窮且謂予往者嘗官歷陽熟知斯

民利病來丐予文以記其事予竊聞之薛大鼎在唐爲滄州刺史先是無渠淤塞大鼎浚而屬之海商賈流行里民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今公之浚新河殆與大鼎異世同功而能使麻湖夏潦有所從泄並湖數千百頃之田歲豐而無饑算課見效則似過之然天下之理有開斯有閉有通斯有塞是河行於郡中其濶不踰四丈其深不滿八尋而居於其傍者苟於自便投瓦礫堆

糞壤日加益而人不知然則後二十年積而至於閉塞可以前料開而通之必有與公同志者焉

通濟渠記

唐有天下因隋之舊都長安以關中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然自江淮距汴洛以達于關中除其間陸運畧計水行無慮數千里動有風濤覆溺之患自李傑裴耀卿常堅相繼領漕事當時稱其舉職後不復有繼者盜起天寶陵夷至于代宗漕

路幾絶不通京師米斗千錢天子為之宵旰於是元載當國而劉晏實主東都河淮西江南東西租庸鹽鐵轉輸有意事功乃抵書元載條具運之四利四病載乃盡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竭其才因自淮泗沂汴入河究覯三門遺迹至河陰鞏洛見宇文愷梁公堰廝河為通濟渠且隨江汴河渭所宜江船不入渭而江南之運積於揚州汴船不入河而汴河之運積於河陰河船不入渭而河陰之運積於渭口自渭口而易船然後達於太倉

而漕以無壅歳致四十萬斛由是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矣初渠成時禁膳無兼時之儲甸農方挼穗以供而歳輸適至天子大悦特遣衛士以鼓吹迓東渭橋馳使勞曰卿朕之鄧侯也若晏者可謂有功於國者歟觀夫陳諫推為管蕭之亞而當時不以為過有能循其法者往往至於富國而以才聞於世其規摸宏遠是可書也故畧其興建日月而記其事之本末云

無為軍淮西道院記

兩淮之俗從昔號淳厚故其民重犯法而少鬬訟為長
吏者誠能因其俗以布政施教而不擾焉家家可使和
協輯睦人人可使敦龎純固而乖爭凌犯之愬不至於
庭得以暇日嘯詠湖山之勝從容賓僚之樂把酒賦詩
圍棊鼓琴以度朝夕而民惟恐其去不然敝精神竭智
力以從事于簿書刑獄非特身不得須臾寧而民亦困
以病且貧恨其去之不速無為在淮右地最僻左盖大
江注乎東南瀿湖瀦其西北羣山環之緯之川流自太

平興國三年創建軍壘以來部使者以職事按臨屬部雖過境上亦往往憚其紆而罕至民旣淳樸畏事二税之外間有催科初不煩鞭朴率先期告辦故前後郡太守茍不自為異而與斯民安于清淨者類皆談笑治之因目之曰淮西道院紹興二十二年春二月趙侯若虛以帝室之英被命出鎮天性豈弟濟以明敏故其吏事一切務簡肅以便民而向之煩苛凡近于擾人者率皆革去不數月而民樂其政服其教囹圄為之空虛日以

無事於是喟然嘆曰無為之舊稱道院以今觀之名不
虛得矣而道院未建殆闕典乎迺度厥材迺鳩厥工乃
即郡治之西秋香亭址其基址宏其規模為堂五間于
其後而前翼以脩廡三旬而成不陋不侈上下遠近不
知其有是役也本路運使華原鄭公政尚清淨嘉侯之
能因其俗而不擾也為書其額榜以淮西道院落成之
日民之來觀者莫不歡踊稱讃於其下曰使君之意是
殆無事而使吾富乎無欲而使吾樸乎將昭示於無窮

而使後來者知所遵乎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斯言非矯誣也所以報使君愛我之賜也予獲寓是邦竊聞其言喜而書之

盧州天慶觀物産記

世以儒釋道為三教名雖不同其實無二以迹求之但見其殊耳予嘗觀夫習為儒釋道之學者較其力於所事不顧軀命以極其嚴飾奉其祭祀而為無窮之供固極之傳者往往儒不如道道不如釋或者以為善惡因

果報應之説莫如釋氏深切著明故能竦動羣聽如此
雖然為儒者之説者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
殃為道者之説者曰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
之為不善乎幽闇之中者鬼得而誅之兹非明其善惡
之報也哉言至於此殆未可輕議也今之士大夫未有
不學乎詩書禮樂而能入官者若是則無非儒家者流
也以浮屠氏之不愛頭目髓腦國城妻子而惟佛之從
為吾儒者當何如哉而世乃有侵學宫之地以廣其居

占學糧之田以厚其生者良可太息道士任致明子之里人廬為淮西帥府而管内道正久闕紹興二十六年桐廬姜侯祕監被命出牧下車未幾令其徒推擇有道行可以為衆所服者遠邇莫如任賢牒無為以禮敦遣至則領道正事為之植僵興仆苟可以出力為觀門利者無不至廬有兩觀一曰天慶一曰報恩凡兩觀舊有物產籍更兵火不存至是詢究始末悉以狀上所屬勘驗得實前後給者凡四將以劖之石而貽後人暇日攜

以示予曰吾於合肥其去來猶傳舍也而兩覩舊籍之物產不可以吾去來有時漫不加問噫任之用心如此豈非予前所謂盡於其教而能為無窮之供罔極之傳者哉是可喜也乃為之書後二年歲在戊寅夏六月

紹興府法華山維衛像記

按西南維衛無量壽佛像記云阿育王第四公主以姿貌寢陋冀其端嚴捨金銀銅冶鑄斯像四十九軀首飾火焰足飾蓮花布四天下為衆生植福之本此山得四

十九軀之一而居其冠初晉成咸和四年有婆羅門僧寶奉斯像泛海東來比至齊祖兵亂徬徨無所向因穴地而藏之大河之側頃之發藏無見夜夢神人告曰爾其往江左謁丹陽尹高公悝當自知之婆羅門僧如其言詣悝悝曰某年月日偶以職事至張侯橋遠望橋下有五色光輪囷覆水命左右視之得斯像於遡流因聞於朝有旨致之闕下闢瓦官寺以居之輦入金陵抵長岸坊口牛不肯進鞭之若與人競徑入長干寺中有司

以聞上歎異久之賜內府錢數百萬為殿以奉香火婆羅門僧聞悝言悲喜交集因辭悝走長干瞻禮以終其身更宋齊迄梁大同中昭明太子統親自長干輦送斯像奉安山中至山之日頂放白毫相光宛如組練縈遶十峯明年山發洪水墜石崩崖摧壓澗谷寺戍巨浸而像設中立塊然獨存肆唐會昌之變欲毀為錢以不能碎故存之始在長干當宋齊之代嘗失火焰金蓮所在宋又董琮因採珠于交州覩物觸舟之祥而遂獲火焰

齊人張世係因捕魚于臨海覩蟹相附之異而遂獲金蓮嗚呼變化不常去來自在地祇所不能祕王命所不能拘火所不能燒水所不能溺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哉故書之以告來者

相山集卷二十四

宋 王之道 撰

書

論增稅利害代許敦詩上無為守趙若虛書

愚嘗讀西漢書至曹參傳未嘗不反復玩味而想見其人恨不獲同時雖為之執鞭而無悔焉初蕭何既死參自齊相被召代何將行屬其後相曰敢以齊之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

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
嗟乎君子之所為是豈衆人所能測識也哉雖然蓋有
授之者矣參之為齊相也當天下初定思所以安集百
姓因名齊之諸儒使各述其所見而言者以百數率皆
不徉未知所以適從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黄帝老子之
書參乃使人厚幣致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
定參於是避正室以舍蓋公而師用其言故相齊九年
齊以安集大稱賢相夫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此語未

有大過人者而參行之不變其效乃至於是然後知昔人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為煩爾殆與蓋公之言不謀而合也由是觀之參之不欲擾獄市其源蓋出於此淮南在今日為國家咽喉唇齒之地軍興以來淮南所以受兵最重者蓋以大江實控扼於前也曹操之於吳苻堅之於晉所以睥睨江左而至於狼狽者蓋以長淮實牽制於後也誠欲屏蔽江左則不可不實淮南欲實淮南而不務撫養休息使其富足以圖緩急之用欲

重其稅斂而自竭其力無乃不可乎前後建議之臣非不乞括田增稅朝廷非不從其所請而下監司守令施行之然卒不聞立賞罰以為監司守令之勸沮者無他亦可以見主上不忍人之政與相國不擾獄市之至意也又况淮南累年以來常苦水旱相半所入既薄而米賤如土直不滿百斯民艱於得錢而私債官逋督責既嚴不敢不償故日就貧窶秋成之日場未及滌而百室已告竭矣萬一州縣不容從告訐之俗而行履畝之稅

莫之顧恤其流亡可立而待也不知流亡之後何時而能使復業耶蓋盜賊之㢤流亡可復也凶荒之變流亡可復也有大於此而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尚可冀其復業耶惟是苦於賦重而至於流亡一復業則前日之積欠將紛至沓來欲去而不能欲留而不可故不若流亡之愈也稅其可驟增乎然則終不可增耶戶口之增衆而墾闢之不增廣者未之有也墾闢之增廣而賦稅之不增多者亦未之有也今開曠連阡亘陌斯民

不復問其耕之鹵莽耘之滅裂而其實有鹵莽滅裂之報為佃客者又貪多務得正使所收不償所種亦當取其十分之四往往倒持太阿以陵其主人故主人常姑息而聽之且有田於此前年固常耕矣既耕而力或不能種者有之既種而秋成或無所收者有之去年之與今年雖或不耕不種而前日墾闢之迹猶在也因其有墾闢之迹官司遂得以括之村鄰遂得以糾之平時素所不快者遂得以告之而加其罪責焉可不悲哉嘗以

周官考之大司徒之制其地域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說者曰不易之地以其地美而歲種之也故家百畝一易之地以其地薄休一歲乃可復種也故家二百畝再易之地以其地又薄休二歲乃可復種也故家三百畝遂人頒其田里上地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田百畝萊百畝下地田百畝萊二百畝說者曰萊謂休而不耕者夫井田之法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百畝為公田八家之所同種也其

外八百畝分給八家家各百畝八家之所自種也其自種者得而私之其同種者則以輸於公上所以代稅斂且既曰八家皆私百畝而大司徒之所制乃有家百畝家二百畝家三百畝之不同何也以其田有美惡有可歲種者有休一歲然後可復種者有休二歲然後可復種者是則休二歲而復種者三百畝止可當不易之地百畝今不問其田之美惡凡耕而不種種而不收者悉欲責其賦斂可乎且既曰八家皆私百畝而遂人之所

頒自田百畝之外或萊五十畝或萊百畝或萊二百畝之不同何也以其田有當休而不耕者故雖上地百畝猶給萊五十畝是為百五十畝所以寬其上地之賦也至於中地百畝則倍以萊百畝是為二百畝所以補其中地之賦也下地之與上地相去遠矣故下地百畝則萊至於再倍而給之二百畝焉是為三百畝所以足其下地之賦也今不問其有當休而不耕者凡耕而不種種而不收者悉欲責其賦斂可乎敦詩常以此語人而

或者難之曰今之法與古之法豈可同日而語也敦詩獨以為不然何者君相所以寛恤斯民與成王周公之用心蓋不殊也特行法者之過也何以知其行法者之過比有言者嘗請於朝曰守令能於任内勸誘民戶歸業增墾田五百頃當陞秩一等為守令者利於陞秩也不問其戶口增不增徒開告訐之路以來頑狡不逞之人因其條禁之有罪賞又從而嚴刑峻法以行之而民始無所措其手足矣且安集流散墾闢汙萊守令之職

也而何以增秩爲乎使守令萌僥倖苟且之心而害及斯民者此實啓之也夫告訐不可長也尚矣爲此者要非所以美教化厚風俗使人有士君子之行而上副吾君躋民仁壽之意也於傳有之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且徹者什一之法也什一者周之法也什一之謂徹者徹通也什而取一實爲天下之通法也方哀公時其

取於民者什之二而猶若其不足故問於有若有若之以徹為對蓋譏其取於民者過重非周之法也大抵國家之富當藏之於民世豈有百姓足而君不足乎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如有若誠可為天下後世言聚斂者之誡也敦詩多幸得為閤下部民閤下開府未及一月而政事無小大到則剖決犁然有當於人心豈弟循良之稱洋溢乎遠邇敦詩聞之喜而不寐復念無為小壘戶不盈萬茲何足以煩游刃而數年來未見有賢且明如

閣下者雖然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聽訟非易事也而喜怒相疑愚智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日雜進於其庭乃欲以一耳目智慮聽其詞而盡其情敦詩恐小人挾詐懷姦乘間抵隙得以誤其聰明而為政事之累也昔人謂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愚無他腸是行也敢以野人之見取曹參不擾獄市之說裒綴成書求見於閣下庶幾一得之愚或可裨備聰明之所不逮噫姦人為政者之所當先去也而曹參以姦人無所容至戒後相

無擾獄市而况於齊民乎其不可擾也明矣抑又聞之君子之於政也不獨為國計且為民計不獨為民計且為身計不獨為身計且為子孫計為子孫無窮之計能為子孫無窮之計而利不及乎身者無有也能為身計而利不及乎民者無有也能為民計而利不及乎國者無有也而昧者反此為子孫計而不顧其身遂至於貪以害其民民受害而國益病矣豈能福及於其身哉又豈能福及於其子孫哉當太宗時錢氏既納土朝廷遣王方贄使

兩浙以均稅始畝稅三斗方贄至則爲減三分之二以
聞於上而不復請使還太宗詰其擅減之由方贄曰畝
稅一斗天下之通法也兩浙今既爲王民矣至於租稅
豈容尚循偽國之制哉太宗善之而兩浙之民至今畝
輸一斗今萬乘駐蹕兩浙中外廓然無事而方贄之子
孫實生丞相珪珪之子孫布在仕版大而爲公卿小而
爲郡邑與國咸休永世無窮若方贄可謂善爲民計而
利及乎國者初亦曷嘗爲身與子孫之計哉身享顯榮

而子孫昌熾如此職有由矣不識閣下然之否乎

上江東宣撫李端明書

之道觀今日天下安危存亡之機間不容髮如王彥充據壽春窺合肥一事最不可忽夫彥充憑驕寇偽齊之勢擁衆數千攻陷壽春方且蹋頓去哥矜老慈幼勸播植通貿易修城浚隍誓與斯民同死生此其志正恐不在壽春而在合肥蓋合肥在淮南最為重城西北距淮二百里有奇而壽春實在淮上東南距江亦二百里有

奇而建康實在江左江淮相距不踰五百里而三郡在焉其勢猶唇齒股肱不可以相無也國家誠欲都建康則宜緊守淮南以為藩籬欲守淮南而不能保有壽春合肥雖守猶不守也昔史思明乘汴滑之勝欲窺洛李臨淮以洛無見糧厄偪難守問於韋陟陟請益陝兵退保潼關為持久計臨淮曰兩軍相敵尺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得地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北此猿臂勢也

今欲守淮南而失壽春既有脣亡肱折之患矣奈何復委合肥於虎口而不問邪使彥充苟出上計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其取合肥猶破竹也失合肥則失淮南失淮南則天下事去矣建康且得高枕而臥邪蓋古者帝王之居必在中原吳越斥鹵菰蒲之墟地傾兵弱固不足以號令天下建康雖舟車所會更六朝之建國然自古及今未有不資淮南以為屏蔽者方金人南渡之歲杜充守建康而委淮甸有識者咸知其無能為前軍已覆

不可不戒也之道不肖亦嘗謀為國家之計莫若選擇賢將戍重兵於合肥務令一切如羊叔子之在荆州崇信義禁侵掠使敵人曉然知朝廷之意以俟士卒可用然後乘其敝而攻之庶幾可以得志兵法有致人而不致於人茲其大略也茍不出此而聽其所為以失其機後將噬臍其可及乎之道淮人也而請戍淮雖有類乎私己竊惟宣撫端明以伊傅為心恥一夫之失所使之道誠私己猶當惻然念之況大纛高牙實為合肥壽春

滁和無為主帥其宜軫慮無可疑者今壽春既陷合肥危若累卵滁和無為數千里所存刀鋸之餘民朝夕惟憐火傷葵之是憂之道適代圖鎮屬於閣下亦僚案也乃不於此而望將誰望耶之道今月初六日自歷陽來拜謁者且將浹日矣固嘗披肝瀝膽具以鎮守之懇淮人之情間諜之言以瀆於下執事雖蒙閣下矜其危急憐其無告略去等夷俾得盡其所見奬之以語言勞之以飲食下逮奴馬之賤飯芻無所不問於人之觀聽則可

謂榮矣然於之道之初心所以爲淮人之計者則末也
且宣撫端明受九重之寄託來鎮建康以兼領於淮甸
今大駕指日幸臨而營繕之命不絕於道是役也之道
固不敢期端明之必行而幕中之賓如參議宗公實一
時之英傑忠誠憂國不愧古人其沈默有謀人咸以爲
有乃父留守之遺風而留守之德在國家如周人之思
名公焉愛其甘棠而况其子乎聞之道路劇賊劉超願
以所部聽命立功補過而都督前軍統制崔公增自鎮

江來拜宗公於堂下感泣嗚咽久不能起葢留守所至有以固結人心如此之道聞叛亡之徒如王善李成今為賊用欲乞兵南來以抗我師而留守之於二人亦有生死肉骨之施昔僕固懷恩誘回紇結吐蕃擁衆三十萬來寇中原郭子儀以衆寡非敵單騎詣回紇壁以至誠卒能使倒戈以乘吐蕃而破其衆惟宣撫端明威聲所加固有以褫姦雄之魄而奪之氣今合肥之行誠得參議公授以成算俾之董師臨敵庸詎知王善李成之

不背賊而向我耶若與朝廷當一面以作士氣以張國勢以寬吾君西顧之憂則有餘矣之道忠義所激不自知其狂僭伏惟鈞慈哀其誠而貸其罪且無以文采蕪穢而遂簡其說幸甚

上宣諭汪中丞書

之道竊聞之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又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蓋幾之為物藏於眇忽不可以期待不能以巧致其至也誠

能因之而不失所以能成天下之務而獲不終日之貞吉其去也疾不容瞬背惟失之後將噬臍悔可及乎是故智者不先幾而起不後幾而發先幾而起是為妄動後幾而發是為失應昔者越王勾踐以會稽之棲逮其反國焦心嘗膽思有以報吳後七年而民求奮其臣種蠡之徒止之以為未睹其可乘之幾於是乎斂形匿迹以伺其隙者凡十八年一旦夫差空國北從黄池之會遂一舉而敗吳再舉而亡之竊惟主上歲在丁未以徽

廟之子淵聖之弟兵馬之元帥乘父兄北狩入繼大統於今蓋三十有五年其所以含垢忍恥屈己講和歲以金繒餉遺敵人其為禮惟恐不至而未嘗厭怠者無他上念二聖之播遷而冀其復還下憐四海九州生靈之塗炭而冀與一世同其休息也今二聖相繼升遐雖徽考之弓劒歸葬固陵而淵聖之梓宮未知何在前日使來所奏敵人語言大肆嫚辱意在窺併淮地之道指江為界古人所謂多行無禮必自斃者正謂此爾以愚觀

之敵人之危不朝則夕然未知所以危之者果誰也何則敵危有三無故而去其巢穴徙都燕山則固有可危之理今乃自燕徙汝自汝徙汴所過居民丁壯婦女室廬器用牛馬稼穡爲之一空所與偕來之人莫非素所扈從不堪久役之苦而叛亡者過半所存餘黨見其勢敗事去因起而危之此其一也淮北之民懷祖宗二百年涵養之德朝夕延頸以俟王師之來願爲前驅萬一王師或緩其期勢亦不容自已因起而危之此其二也

契丹有不共戴天之讎今聞敵人追兵本國非獨抗拒不來且立契丹之子以為主彼或乘上下之憤而釋憾除嫌因起而危之此其三也三者雖皆足以危敵然度其勢皆因其叛盟於我故得以投間抵隙而乘其幾若是則我所當乘之幾而彼或得之要其亡敵雖均然論其投幾之會間不容髮則在我不能無失應之悔葢其黨得而危之則是殺一賊生一賊羊祜所謂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没吴人更立令主

雖有百萬之衆未可窺也其為後患豈不大哉此幾之不可失者一也彼民得而危之則恐姦雄得志而勝廣之徒出焉雖若無足慮亦須煩其征討此幾之不可失者二也契丹得而危之則河北之地恐非吾有雖若無足慮亦當圖其恢復此其幾之不可失者三也今敵寔在大梁無異於夫差黃池之會國家蒐兵講武以俟敵人之隙者何翅勾踐之十有八年今乃先叛盟干我王略而彼民之望我師不翅大旱之雨我師之思奮以刷

數十年之恥恨不朝發夕至斬其首以獻所謂不可以期待不能以巧致者卒然而會於目前惟此機會自與敵人用兵以來歲周三紀今乃適至其不易得蓋如此又豈可緩而失之也哉昔苻堅以小酋之種擁秦雍百萬之衆欲呑東晉而併天下於一統師次淮淝晉用謝玄以兵八千走之堅遂滅亡方堅恃衆自謂投鞭於江足斷其流亦何壯也逮淝水之敗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師至又何弱也觀敵人之驕侈殘虐堅之爲國蓋不

至此然其輕侮中國則甚於堅天之亡敵在此時矣恭惟宣諭中丞以直言勁論正色立朝為時王魏凡有識有知者莫不想望其風采茲緣敵人窺伺漢淮而主上奮厲武赫斯怒仰稽天時俯察人事分命諸將移屯江北要害之地以備捍禦重念湖北京西控扼上流特遣閤下將使事奉密旨撫勞將士體訪事宜其與裴度以中丞之視征討淮蔡之師異代同符是時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上言以淮西三小州殘敝困極之餘而當天

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今敵人犯此三忌而是行叛盟殆與苻堅之寇晉略不少異而況所有兵民往往背叛其視苻堅之衆百不二三重惟國家養兵數十年斯民之勞敝極矣必欲息民莫如休兵今乃當應而不應當動而不動當起而不起則恐一失機會而兵休無時民亦何從而息也哉不識閤下自出國門以至於鄂千有餘里之遠亦嘗詢及芻蕘之言乎士卒之論乎閭而思奮者臣而思

報其君之讎乎子而思報其父之讎乎弟而思報其兄之讎乎民至愚也合而聽之則聖抑亦以退避為是與非乎以進討為可與否乎范蠡所謂從時者猶救火天與不取反為之災羸縮轉化後將悔之愚願採斯言以告於上庶幾休兵息民之有日也干冒台嚴下情無任

紹興八年六月十二日上侍郎魏矼書

之道竊聞之先民有言詢於芻蕘以謂人有所長不可以其微賤故忽之也之道比緣赴調居於臨安之隘巷

者八十餘日朝夕獲聞閭閻之言似有可取者輒敢以
其所聞上瀆聽覽惟執事擇焉其言曰王倫使金還金
遣使隨倫報聘國家自靖康以來失於議和致兩君北
狩萬乘東巡百姓墜於塗炭迨今十有四年尚不覺悟
又復縱倫賣國引盜入家以鬬我虛實排辯館待之具
所至騷然夫金人之為此也利得子女玉帛爾不以吾
之所以館待者過禮而遂已也今有被盜者家徒四壁
立復不自量又從而東借西乞以其所有而夸於盜其

不為盜之招者幾希頃年章誼孫近使金餘人盡留南京惟誼與近得至軍前稟議今金使之來自合引用此例留餘人於韓世忠軍中令其使副造朝不惟有以褫其魄而奪其氣亦足以示朝廷之尊乃若議和則有九不可而一可之道聞此言如醉而醒如夢而覺因謂同舍郎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茲殆所謂一得者乎請試為執事陳之父母之讎不與同戴天兄弟之讎不與同國金人昨犯京師自徽宗皇帝明

德皇后以下悉從播越今茲仙去雖云厭世其實殺之
又況淵聖之與六宮尚困沙漠四海共憤恨為人子弟
者義當何如此其不可和者一也當唐德宗時吐蕃因
沙堡之敗懼而求和宰相張延賞入馬燧之言請於德
宗從之當時諸將獨李晟以為不可諸相獨柳渾所言
與晟意合曰豺狼之性非盟誓可結已而吐蕃果劫盟
如晟渾言此其不可和者二也和戎所以息民也斯民
厭亂久矣孰不欲其通和而幸其休息哉今輿議乃爾

蓋傷弓之心猶思靖康覆車之轍而懼其復蹈也必欲議和是咈民心民心則天意也天可違乎此其不可和者三也頃自車駕南幸金立劉豫於濟南以有中原之地歲責幣三百六十萬緡豫奉之未嘗少有墜失一旦以計廢豫盡豫所藏擔囊揭篋倒廩傾囷而去若取諸懷不煩顧指而我師以君伐臣睥睨累年終不敢進非金勇而豫怯我弱而豫强也蓋豫已臣事金人則金猶父也豫猶子也為人子者固不虞其父之見逐惟不虞

其見逐故金得以逐豫如反手之易爲豫計者亦初不謂豫曰汝於金非有父子之親徒以我之廢吏故立汝以爲得志必將與我抗而爲己之捍蔽也抗我則所以事己者不敢不至豫既挾金以抗我則其於我也不復若金之不虞其見逐也且日夜求所以勝我惟恐其不勝而見擒是則我之所以不能取豫者以豫視我若讎而豫之所以見執於金者以其待金者過於親也今金欲和是以劉豫畜我此其不可和者四也當寳元康定

間契丹以重兵壓境遣蕭劉六符來聘意在刼取關南十縣朝廷命右正言富弼為報聘之行仁祖重念兩國生靈之故許其歴已增幣而契丹平逮卒事弼不肯受賞曰此非臣之本志也嗚呼忠臣之謀國一至此耶今金無約請和非出於謀則是厭兵而欲結好於我以邀歲貢從之而遂罷兵則非特不能保其不叛盟而乘我之間又恐朱克融輩變生不測從之而兵不可罷則不能不於養兵之外横賦重斂歲供溪壑無厭之求其勢

必至陳勝吴廣之起於秦青犢黄巾之起於漢爲禍殆有甚於此者此其不可和者五也頃年以來諸將非不進討終不能取淮北尺寸之地或暫得之復旋失之正使舉大河以南盡還朝廷度其力果能保有之乎與其隨得隨失不若置之度外以俟其力足以制金徐爲進築之計此其不可和者六也自古中興之主未嘗不因於險阻艱難惟其履險阻艱難而益挫益堅因能興衰撥亂而光祖宗之業刷父兄之恥而見稱於天下後世

若周宣復文武之境土漢光之恢復疆宇是也今得河南之地不足以立國金藉此求和則必天地以要我自此以往雖使王靈日張軍聲日振尚敢議恢復之圖哉此其不可和者七也漢唐以來中國之待外夷不過征伐之與和親征伐則將帥任其責和親則廟堂主其議今天下之權不在廟堂而在諸將諸將擁重兵據要地偃蹇自肆視國家之安危存亡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漫不加意遇緩急則雖請援者駢肩於庭督戰者接武

於塗方且傲睨而不顧逗留而不發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儻從金盟而不與諸將議使金誠和猶恐自疑而至於潰叛萬一挾詐如尚結贊之意在窺窬是使諸將得以有詞而不復出兵矣此其不可和者八也李義琰嘗曰大國之使可當小國之君今主上以休兵息民為重固不憚臣事金人且以其主為君則其使蓋同列也若金使援此為言倨慢無禮不知朝廷何以待之此其不可和者九也然則所謂一可者孰可哉韓原之戰

秦伯獲晉惠公晉遣陰飴甥使於秦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曰必報讎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於是秦伯說陰飴甥之對改館晉侯而歸之初不

聞其以賄盟也今金誠欲還二帝六宮與祖宗之故地而為德於我以要我盟曰既盟之後言歸於好各守封疆世世子孫慎勿相犯有渝此盟明神殛之而無所事賄夫誰曰不可同舍郎曰子之所言九不可理固然矣所謂一可乃服而舍之如秦伯之歸晉侯也夫晉侯以三施不報有負於秦之君民秦伯尚且歸之我徽宗皇帝初不聞有負於金而生不得反其國死又且要其盟豈服而舍之道哉使金無所要但以有負我遂歸梓宮

之與天眷猶當愧於秦伯況不如是耶為今日計當以此意明告使者而俾復命苟惟不從是金無意於盟我何罪也大抵主和者徒茍目前之安遂忘父子君臣之義他日儻修先帝之怨亦不過臨時失信敗盟而已夫信者國之寶民之庇言之瑞善之主也茍信不繼盟何益哉且自古失信敗盟未有不身罹其禍而殃及後世者不可不戒也不可不慎也之道今月初四日已嘗具稟目少見野人區區之意明日遂有無為之行不果再

詣屏著跧伏小舟中念古人身在畎畝心不忘君將次
宜興復紬繹前日臨安之有得於街談巷議者為之書
以獻庶幾有聞於吾君吾相而使敵計無所施焉轉禍
為福實在侍郎一言干冒威嚴無任皇懼之至